

《明世宗实录》史料价值考论

王志跃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在明代历朝实录中,只有《明世宗实录》被后世史家誉为是唯一一部“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通过对这部享有如此盛誉的鸿篇巨帙的详细考析,发现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料记载的丰富性,史源十分广泛;二是史料记载的珍稀性,保存了不少政治、经济、军事和礼仪诸方面的珍贵史料;三是史料记载的准确性,订正了他书诸多的讹误与不足;四是成为后世大量官私史籍之史源。

〔关键词〕《明世宗实录》 记载 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22) 03-0029-09

《明世宗实录》(以下简称《世宗实录》)是明代编年体^①巨帙,凡566卷,记载了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和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清代学者徐乾学曾言“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②显然,在明代历朝实录中,《世宗实录》的修撰水平及繁简程度在徐乾学看来是最好的^③。然而,对其史料价值进行深入探讨者,迄今尚未得见^④。故笔者不揣谫陋,拟就《世宗实录》史料价值略抒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收稿日期〕2022-04-17

〔作者简介〕王志跃,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礼制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0)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明实录》的体裁,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实录体,可参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二是编年“附传”体,谢贵安持此说,参见氏著《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65页;三是编年体,曹贵林、郑克晟等持此说,参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瞿林东先生曾言,按年代、四时、月、日记事的程序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而岳纯之则认为,即使实录含有人物传记,也可称作编年体,因其人物传记是按年代顺序插入其中的。分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明世宗实录》的记载与瞿、岳两位先生所言适相吻合,故笔者此处暂以编年体处之。

②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14,《修史条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3册,第40页。

③ 谢贵安则认为“张居正修纂班子的秉笔直书,使《世宗实录》成为《明实录》中最好的一部”,参见氏著《明实录研究》,第349页。

④ 仅有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一书对《明实录》史料价值作过阐述,详参氏著第354-360页。

一、史料记载的丰富性

《世宗实录》的修撰,兼采众家,史源十分广泛,既有官方著述如公牒、邸报、诏令、奏议等“兰台记注之文”,又有散布四野、“非金匱石室之藏”的稗官野史与民间事迹^①。虽然史官对上述史料的采择并非条条精良,且囿于凡例,不少条目还经过了删削、加工。但在记述一朝之史的总目标、大格局下,《世宗实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嘉靖时期相当丰富的史料。兹分述如下。

一是长时段史实记载更丰富。如对于嘉靖时天下户口、田赋之数,明代史籍(《世宗实录》除外)未见记载,《钦定续文献通考》和《钦定续通志》所记均只涉及嘉靖元年的情况^②,而《世宗实录》则对嘉靖时的历次户口与田赋变化均有记载,包括元年、十一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和四十一年。又,关于诏令,《皇明诏令》仅载至嘉靖二十六年,而《皇明诏制》表面上虽载至嘉靖四十五年,但其中多所遗漏,如嘉靖三十六年因壬寅宫变等所颁诏书,嘉靖四十一年因奉天等殿更名所下诏书,以及世宗驾崩遗诏皆未收录^③,而这些在《世宗实录》中则均有记载。再如朝鲜来使,《国朝典汇》仅记载了嘉靖十三年闰二月的情形^④,《国榷》记载相对较多,包括贺即位、贺冬至、国王丧及请赐乐器等因而来的使者^⑤,然据笔者统计,亦仅10次。而《世宗实录》对朝鲜来使的记载,仅正德十六年八月至嘉靖二年十二月即高达12次,其原因包括世子受封、贺即位、贺正旦、谢恩、贺万寿圣节、贺册立中宫及献所俘倭寇等,显然,《世宗实录》对朝鲜来使的记载在时段上更完整,史实上也更丰富。

二是单个史实记载更丰富。如《世宗实录》载郊天大祀:

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先期请太祖配及是日行礼,俱命成国公朱希忠代,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延德、大学士袁炜、尚书郭朴分献。初,太常寺奏郊祀,诏百执事各宜加慎勿忽。及祭之日,天气和霁,星河澄朗,上喜甚,乃谕礼臣曰:“朕仰荷皇穹眷佑,大报礼成。代者忠敬,百执事效劳,宜特加恩赉:公朱希忠加太师,公张溶徐延德、大学士袁炜、尚书郭朴严讷、都督朱希孝各赏银五十两,彩段二表里;侍郎陈升、秦鸣雷各十五(三十)两,一表里;太常寺卿师宗记二十两,二表里;少卿、寺丞等官各十两,一表里;锦衣卫都指挥同知李隆等、光禄寺卿张守直各十两;光禄寺少卿、寺丞、监礼御史各五两;锦衣卫千百户、太常典簿博士协律各三两;典仪各二两,不为例。”^⑥

现存史籍中(《世宗实录》除外),《明政统宗》对此记载最为丰富:

冬至,命成国公朱希忠大祀天于圜丘。初,太常寺奏郊祀,诏百执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气和霁,星河澄朗,上大悦,乃谕礼部曰:“朕仰荷皇穹眷祐,大报礼成。代者忠敬,百执事效劳,宜嘉恩赏赉。”于是,嘉成国公朱希忠太师,余各赏银币有差。^⑦

对比不难发现,关于祭天的分祀人员信息,以及对成国公朱希忠和其他参与祭天人员的具体赏赐情形,《明政统宗》均未记载。又,南京兵部尚书刘龙致仕,《世宗实录》作“南京兵部尚书刘龙乞致仕,许之。命驰驿归。龙前为御史曾翀等所劾,有旨取回京用。未几,南京礼(部)科给事中曾钧复

① 此处参阅了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54-55页。

② 分参《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308页;《钦定续通志》卷154《食货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第434页。

③ 分参《世宗实录》卷446,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壬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以下其他朝代实录亦为此版本,不再逐一标注),第7609页;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甲申,第8417页;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第9064页;孔贞运《皇明诏制》之《目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57册,第532页。

④ 参见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7《朝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5册,第717页。

⑤ 分参谈迁《国榷》卷52,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39页;卷58,第3667页;卷60,第3805页;卷62,第3925页。

⑥ 《世宗实录》卷515,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酉,第8462-8463页。

⑦ 涂山《明政统宗》卷30,《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册,第60页。

论之,龙上章自理,遂列翀、钩挟私状求去,上从其请。”^①而《国朝献徵录》《本朝分省人物考》《国榷》虽亦对此有载^②,然《国榷》仅载刘龙致仕一点,其他二书记载相对丰满,包括有旨召刘龙还京、上允其致仕、赐驿归三个环节,但对刘龙是遭科道官曾翀、曾钩挟私弹劾始乞致仕这一重要因素则未涉及。另,《世宗实录》载“辛亥,革叶县知县李浦职为民。时圣驾南巡,浦为各扈行衙门设公馆,遣人持牌候于境上,为东厂旗校所获。上怒其劳民生扰,诏黜为民。”^③《弇山堂别集》《涌幢小品》《国榷》等也均载此事^④,其中以《弇山堂别集》所载最详“辛亥,夺叶县知县李浦职为民,以置扈从官员公馆令吏持牌道上迎(侯)[候]故也。”然与《世宗实录》对比,仍缺“为东厂旗校所获”与“上怒其劳民生扰”两处细节,从而使得知县李浦被逮的具体情形及缘由变得模糊不清了。此外,《世宗实录》时常出现集中选授科道官、集中册封藩王与妃、集中裁革府州县官员等,且对其情形记载十分详尽,而在现存其他史籍中则多是零星记载,根本无从完整获取。

当然,《世宗实录》也有记载不如其他史籍详细之处,如关于给事中曹禾,《掖垣人鉴》作“字世嘉,号龙田,浙江平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九年十二月,由江西鄱阳知县选工科给事中。三十三年,升工科右。三十四年,升兵科左。寻升工科都。三十六年,降直隶无为州判官。仕至广东韶州府知府,以忧归。”^⑤而《世宗实录》则仅载其由知县被选授为给事中及升为工科都给事中的史实^⑥,关于曹禾登第、被降官、致仕等,则盖因其身份及事迹不够特殊并未涉及。此外,对于大臣的一些奏疏,《世宗实录》所载也不如其他史籍,如大学士蒋冕乞休疏,《世宗实录》所载只有298字,而《湘皋集》蒋冕原奏则高达701字^⑦。另,关于杨廷和、张璁、霍韬、严嵩、徐阶等人的奏疏,《世宗实录》也存在删改的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其凡例要求仅对臣下章奏中关系国计民生至重者始详录,而其他章奏则通常简略言之。但这些章奏在大臣本人文集中则通常是完整保存,不加删削的。

综上所述,《世宗实录》的历史记载表现出了丰富性特点,却也存在着一些记述不如其他文献翔实现象,对此需做以下说明:其一,有些史料的详与略具有互补性。如上述《掖垣人鉴》对给事中曹禾的记载,并未涉及其官职迁改的具体日期,而《世宗实录》则有记载^⑧。这样一来,《掖垣人鉴》与《世宗实录》的记载可说是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二,《世宗实录》记载较其他史籍丰富,是就与摘抄或删削引用《世宗实录》的史籍对比而言的。而具体到部分大臣的原始奏议等,《世宗实录》受体例所限,多数不得不做出删削与修改,所以其丰富程度欠佳。但史官修改与润饰过的奏议,也是最先和新创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丰富”?^⑨其三,《世宗实录》还有一种记载丰富,是其独载而他书不载的情况。对此,详见下文“史料记载的珍稀性”部分的论述。

① 《世宗实录》卷180,嘉靖十四年十月庚子,第3853-3854页。

②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42,《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赠太子太保谥文安紫岩刘公龙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第244页;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101,《刘龙》,《续修四库全书》第536册,第6页;谈迁《国榷》卷56,第3521页。

③ 《世宗实录》卷223,嘉靖十八年四月辛亥,第4630页。

④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6,《巡幸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0页;朱国祯《涌幢小品》卷5《巡幸关系》,《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58页;谈迁《国榷》卷57,第3576页。

⑤ 萧彦等《掖垣人鉴》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9册,第303页。

⑥ 分参《世宗实录》卷368,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第6591页;卷411,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己卯,第7160页;卷42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甲申,第7301页;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丙申,第7344-7345页。

⑦ 参见蒋冕《湘皋集》卷6《恳乞退休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4册,第67-68页。

⑧ 另一种原始档案性质的史籍为《明功臣袭封底簿》,该书倒载有史实的具体日期,惜该书修成于嘉靖二十六年,其后二十多年的内容均付之阙如。此外,据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言,此期史料来源颇为可靠者还有郑晓《吾学编》。不过,据笔者考证,《吾学编》所载虽多与《明实录》吻合,但内容详尽程度已大减。

⑨ 当然也有完全照抄《世宗实录》史官新创奏议者,如《明经世文编》《皇明辅世编》等书,但两书均不载奏议的确切时间,且所择均为名臣和重臣,对于科道等品位较低官员的奏议则不予收录。

二、史料记载的珍稀性

《世宗实录》之所以能为今人保存大量珍贵史料,其因有三:其一,《世宗实录》的修纂凡例,使得其对奏议^①、诏令、敕谕等不少史实进行了全文照录^②,而其他史籍则对上述内容或仅载部分,或不予记载;其二,明中后期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使得不少史著对唐宋以来日显仪式化与表演性的礼仪仪注不予收录,而《世宗实录》则因世宗本人继位违背常规礼仪,兼世宗本人以制礼作乐自任,且亲自参与不少礼仪的修订,故史官对此期礼仪的记载尤多^③;其三,因《明实录》涉及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故每朝实录修成后即将底稿焚毁^④,《世宗实录》底稿虽然遭受同样命运,而正本却得以保留下来。同时与同类记述的其他私人史籍相比,《世宗实录》为23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故其史料的丰富性与珍稀性自不待言。以下即对由上述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史料的珍稀性择要作出叙说。

其一,政治方面。《世宗实录》修纂凡例所包含的鉴戒思想,使得其不仅对世宗的为政举措、口谕敕令等多所摘录,而且对大臣的任免考核、升黜起用、封荫袭爵等也时常记述。而这些内容大多在现存其他史籍中未见保留。如《世宗实录》:“升河南道御史杨绍芳、吏部考功司郎中倪缙、浙江绍兴府知府杨绍恩俱为按察司副使,绍芳,江西;缙,广东;绍恩,河南。”^⑤在《南京都察院志》《吾学编》《国朝典汇》《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等史籍中便无从寻觅。又,《世宗实录》所载世宗切责总兵朱麒之敕139字、吏部左侍郎董玘等官员因灾异集体乞休之189字、吏部奏朝觐考察天下官员结果之120字等^⑥,在《皇明疏钞》《皇明两朝疏抄》《四镇三关志》《明经世文编》《明文海》等书中均未见收录。

其二,经济方面。经济是国家各方面运行至关重要的基础,自然亦是《世宗实录》记载之重点。《世宗实录》对经济的记载包括农田开垦、赋税征免、矿藏开采、茶马贸易、漕运、盐法、水利兴修等各个方面,可谓领域众多,涵盖齐全。现存其他史籍记载的范围或广度可能与《世宗实录》不相上下,但详尽程度则相差甚远。如直隶巡按御史李禔有关清理粮储和督劝耕垦二奏,《国榷》与《明通鉴》二书对清理粮储之事均只字未提,而督劝耕垦之奏,《明通鉴》仍未载,《国榷》仅载为“行垦田劝农之法,从直隶巡按御史李禔之请”^⑦寥寥数语,而《世宗实录》则载为“直隶巡按御史李禔奏:‘凤阳连岁旱疫,民多(亡)徙(徙),请敕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给以牛种,督劝耕垦,仍免其逋负。岁稔,则重(量)加赈给。’户部议,垦(垦)田劝课之法宜通行天下,诏从之。”^⑧对比可知,《国榷》将行垦田劝农之法的地点、实施步骤及户部议等环节均大肆删去了。又,《世宗实录》所载户部议上开纳未尽事宜之698字、户部会官议覆侍郎张璉等所上各钱粮事宜疏之1059字、户部覆议给事中陆粲等奏之1397字等^⑨,在《皇明经济文录》《陆子余集》《皇明嘉隆疏抄》等书中均无从寻得。凡此种种,一再彰显了《世宗实录》在保存珍贵史料方面的独特价值。

其三,军事方面。嘉靖时有南倭北虏、山西兵变、闽粤流寇、安南叛乱等,上述问题在《世宗实

① 主要指不知名的给事中、御史和一些武官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奏议,因为这些人通常没有文集等保留下来。此外,一些名臣如毛澄、方献夫、桂萼、杨一清等,虽然有文集保留,但并未收录《世宗实录》所载奏议。

② 如《凡例》载“诏书悉录全文。其敕书……关系重大者,亦录全文”,“凡御制有与政事相关者,皆备录全文”,等等。详参《世宗实录》之《修纂凡例》,第1-11页。

③ 即便是《明会典》《礼部志稿》这类多涉礼仪内容的著作,也因综叙数朝,而多以某朝礼仪为准,其他朝代的仪节如有变化,则只在相应仪节下以注文标出,故嘉靖朝的具体礼仪仪注大多未录。

④ 详参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34页。

⑤ 《世宗实录》卷227,嘉靖十八年闰七月戊戌,第4705页。

⑥ 详参《世宗实录》卷10,嘉靖元年正月己酉,第365页;卷98,嘉靖八年二月乙亥,第2300-2301页;卷134,嘉靖十一年正月丁卯,第3172-3173页。

⑦ 谈迁《国榷》卷56,第3503页。

⑧ 《世宗实录》卷166,嘉靖十三年八月乙未,第3643页。

⑨ 详参《世宗实录》卷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酉,第7567-7569页;卷112,嘉靖九年四月壬午,第2668-2671页;卷91,嘉靖七年八月辛亥,第2085-2089页。

录》中均有所反映,其中尤以南倭北虏为著。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至四十五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统治时间里,《世宗实录》的记载总体上弥漫着极强的军事色彩。这其中包括武官的任免升降、军饷的多方筹措、兵部及其他部门的大量奏议等。而这些内容在现存史书中大多难以找到。如集中任命罗恭等多位武官之73字、为筹集蓟镇军饷对各级官员指定所交银两数目之658字、兵部覆给事中郭嵩有关营务奏议之118字等^①,便是如此。又,或是由于体例与撰者个人看法的不同,《世宗实录》对一些小的战事中牺牲之官军人名、数量等亦有记载,如“录三十四年榆林城水(永)平镇疆墩等处获功旗军骆大等七十九人、建安堡等处死事官军张隆等五十三人,各升赏有差”^②“录延绥旧安边营等处获功阵亡官军王敬等九十五人、黄浦(甫)川等处白鸾等二十人,升赏有差”^③等。这些珍稀内容在现存史书如《皇明九边考》《登坛必究》《五边典则》、康熙《延绥镇志》、乾隆《陕西通志》等中均无法寻获。

其四 礼仪方面。明世宗因非正常即位,故围绕追尊其父对天地、社稷、明堂等祭而展开了诸多改制与旷日持久的争论,兼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④,故对朝日夕月、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先师等仪亦多所干预或亲制仪节,而平日常有之祈告礼仪与圣节祭祀,在《世宗实录》中则几乎卷卷有之,甚至一月之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被这些礼仪内容所充斥,如卷四六三之乙巳、丁未、戊申等八日^⑤,即是如此。上述部分礼仪如世宗承嗣、夏日大雩、孔子祀典等,在议礼名臣张璁、夏言、霍韬等个人文集中有载。而世宗关于后妃及其子女冠婚、册封、丧葬等新定礼仪,如谷王景王冠礼仪注之1542字、遣使册封沈氏等为妃之1288字、庄肃皇后丧祭仪注之639字^⑥,以及平日祈告祭拜诸礼,如“时享太庙,遣英国公张溶代”^⑦“孝惠皇后忌辰,遣驸马谢诏祭茂陵”^⑧“霜降节,遣定国公徐延德、长宁伯周大经、玉田伯蒋荣、驸马都尉谢诏分祭八陵,都督佥事沈至祭恭仁康定景皇帝、哀冲太子,惠安伯张镠祭孝洁皇后,中官祭恭让章皇后(及)废后吴氏各陵坟”^⑨等,这些司空见惯的礼仪行为在现存其他史籍中反倒都难觅踪迹。推究其原因,当与唐宋以来官方礼仪日益形式化或不切实用,而明中后期史家更注重经世致用的撰述倾向有关。

除了上述四方面史料以外,《世宗实录》对民族关系、自然灾害、星变祥瑞、历法修订等亦有所记载,但就文字数量来说,其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不过,在公文、案牍、邸报等官方档案多已亡佚,而《世宗实录》底稿又遭焚毁的今日,即便《世宗实录》的些许记载,亦属弥足珍贵。

三、史料记载的准确性

《世宗实录》记载内容较为准确^⑩,盖有如下原因:首先,史料来源可靠,多数取材于诏令、奏疏、邸报等原始档案;其次,编纂队伍专业和强大,其专业体现在不少纂修者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如张四维“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⑪,黄凤翔长期“教习内书堂”,曾“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

① 《世宗实录》卷444,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未,第7580页;卷533,嘉靖四十三年四月丁丑,第8667-8669页;卷461,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甲子,第7794页。

② 《世宗实录》卷445,嘉靖三十六年三月癸未,第7598页。

③ 《世宗实录》卷462,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戊寅,第7798页。

④ 《明史》卷47,《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4页。

⑤ 详参《世宗实录》卷463,嘉靖三十七年八月乙巳、丁未、戊申、庚戌、壬子、癸丑、丙寅、己巳,第7809-7810页、第7811页。

⑥ 分参《世宗实录》卷382,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庚申,第6754-6760页;卷191,嘉靖十五年九月辛酉,第4024-4029页;卷171,嘉靖十四年正月丙戌,第3729-3731页。

⑦ 《世宗实录》卷316,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乙酉,第5901页。

⑧ 《世宗实录》卷330,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己未,第6065页。

⑨ 《世宗实录》卷340,嘉靖二十七年九月癸未,第6191页。

⑩ 部分史实存在歪曲,详参李德锋《明代〈世宗实录〉辩证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⑪ 《明史》卷219,《张四维传》,第5769页。

之”^①等;其强大体现在总裁均为内阁大学士,而副总裁、纂修和稽考核对人员则均来自翰林院或兼翰林院职^②;最后,张居正的删润之功。张居正曾言“惟我皇祖《世宗皇帝实录》……编摩草创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既更定其文义,复讎校其差讹。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③对此,或许读者会担心张居正会不会篡改事实。关于这点,古今学者均有探究,如明人沈德符说“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④又,黄权才言“他(张居正)也不敢歪曲史实,因为参加修书的部分学者,在朝的一些大臣曾在明世宗时代做过官,曾弹劾过严嵩的老臣赵锦、邹应龙等人还健在,他们对世宗朝的史实会有所了解的,如果张居正篡改事实,他们必然能够看得出来。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篡改过《实录》,尽管他生前死后都受到种种的讥议诋毁。”^⑤以上种种,使得《世宗实录》具备了订正他书讹误的坚实基础。兹分述如下。

其一,字误^⑥。《世宗实录》所订他书字误分别有:

一是讹字。如《两朝宪章录》载嘉靖十一年正月世宗赐尚书王琼、王宪等“《钦天记诵》”^⑦,《世宗实录》则作“《钦天记颂》”^⑧。又,《楚纪》载“嘉靖十年正月辛卯,上亲制《钦天记颂》”^⑨。另,《国朝献徵录》所载太仆寺卿毛渠墓志铭,亦言其曾被赐“《钦天记颂》”^⑩。故《两朝宪章录》之“诵”当作“颂”。“诵”“颂”当系音近误。

二是脱字。如《桂洲文集》载“伏承圣制问及南北郊□祀并朝日夕月之礼”^⑪,《世宗实录》作“前承圣制问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礼”^⑫。又,《名臣经济录》《皇明疏钞》均作“伏承圣制问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礼”^⑬,故《桂洲文集》“□”处所脱当为“大”字。

三是衍字。如《国朝典汇》载“其余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余里”^⑭,《明世宗实录》《世庙识余录》《行水金鉴》皆载此事,然均作“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余里”^⑮,是疑《国朝典汇》“其余淤塞未通”之“余”字为衍。

四是倒字。如《今言》载“孝诚昭皇后张氏葬献陵”之“孝诚昭皇后”^⑯,《世宗实录》作“诚孝昭皇后”^⑰。又,《明英宗实录》、万历《明会典》《礼部志稿》《明谥纪汇编》皆载仁宗皇后张氏谥号为

① 《明史》卷216,《黄凤翔传》,第5699页。

② 详参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217-220页。另,关于沈鲤入翰林院,参见《世宗实录》卷547,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丁亥,第8836页。

③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0,《纂修书成辞恩命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514页。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实录纪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页。

⑤ 黄权才《关于〈明世宗实录〉的修纂》,《图书馆界》1986年第4期。

⑥ 字误属校勘学范畴,因“《明实录》可谓是明代历史的最原始史料,具有权威性,是校正据此成书的明史著作的最佳依据”(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343页),故其校勘价值极大。又,现今出版的明代点校本,多是校而不考,通常只有版本依据,缺少足够的旁证支撑,存在问题颇多。中华书局重新点校的二十四史(已出版者)均表明充分运用了本校、他校等多种方法,尽可能收集充分的证据,从而保证校点的可靠。而作为几近原始资料的《世宗实录》,其校勘作用显不可忽。

⑦ 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册,第620页。

⑧ 《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庚戌,第3205页。

⑨ 廖道南《楚纪》卷2,《皇运内纪后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第332页。

⑩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72,《太仆寺卿毛公渠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第37页。

⑪ 夏言《桂洲文集》卷11《申议郊祀及辩驳詹事霍韬天地分祭奏词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第497页。

⑫ 《世宗实录》卷111,嘉靖九年三月丙申,第2618页。

⑬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28,《郊礼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3册,第584页;孙旬《皇明疏钞》卷47《申议天地分祭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64册,第368页。

⑭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90,《治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第823页。

⑮ 《世宗实录》卷392,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乙未,第6882页;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17,《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606页;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16,《运河水》,《四库全书》第581册,第696页。

⑯ 郑晓《今言》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⑰ 《世宗实录》卷155,嘉靖十二年十月丁亥,第3508页。

“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①,因此“诚孝昭”当为其谥号简称,故《今言》“孝诚”当为“诚孝”之倒。

其二,时间误。如《弇山堂别集》载世宗谕吏、兵二部之敕于“嘉靖九年三月”^②,而《世宗实录》《续文献通考》则均系于“嘉靖元年三月”^③。又,《国朝献徵录》载于(嘉靖)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④,皆证《弇山堂别集》之“九年”当作“元年”。“九”“元”疑为形近误。

其三,地点误。如《五边典则》载游击李希靖出塞地点为(延绥)东路神水堡”^⑤。《世宗实录》载其事,然作“神木堡”^⑥。又,万历《明会典》载(延绥)东路右参将,其注文曰“旧设,驻神木堡。”^⑦另,《明孝宗实录》载“延绥神木堡”^⑧。此外,康熙《延绥镇志》亦载所辖有“神木堡”^⑨,故《五边典则》所载“神水堡”当作“神木堡”。“水”“木”或为形近误。

其四,人名误。如《名臣经济录》载“宸濠之变,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仗节死义”^⑩之“孙燧”,《世宗实录》作“孙燧”^⑪。又,《国朝列卿纪》亦作“孙燧”,其注文曰“浙江余姚人,进士。正德十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地方。十四年,死逆濠难。”^⑫另,《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皇明贡举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亦均作“孙燧”^⑬,故《名臣经济录》之“孙燧”当误。

其五,职官误。如《国榷》载(正德十六年六月)辛丑,……工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兵部左侍郎”^⑭,《世录》则作(正德十六年六月)辛丑……改工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兵部右侍郎”^⑮。又,《世录》载:(正德十六年十月)改兵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南京工部右侍郎。”^⑯另,《国朝列卿纪》亦载吴廷举“正德十六年右。本年调南京工部。”^⑰此外,《国朝献征录》载“今上□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辅臣,改南京工部”^⑱,皆证吴廷举所改当为“兵部右侍郎”,故《国榷》误。

其六,数字误。如《荒政要览》载南畿作粥地点“总计四十三州县”^⑲。然《世宗实录》《明经世文编》均作“四十二州县”^⑳。又,《名臣经济录》《皇明疏议辑略》之席书原奏均为“今计南畿相应作

- ① 《明英宗实录》卷99,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卯,第1992页;申时行:(万历)《明会典》卷86,《庙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7页;俞汝楨《礼部志稿》卷27,《庙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502页;郭良翰《明谥纪汇编》卷4,《尊谥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1册,第486页。
-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第1735页。
- ③ 《世宗实录》卷12,嘉靖元年三月壬申,第444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93,《职官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3册,第563页。
- ④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15,《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第498页。
- ⑤ 徐日久《五边典则》卷18,《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6册,第457页。
- ⑥ 《世宗实录》卷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丁未,第8491页。
- ⑦ 申时行:(万历)《明会典》卷126,《镇戍一》,第654页。
- ⑧ 《明孝宗实录》卷103,弘治八年八月癸丑,第1879页。
- ⑨ 谭吉璠:(康熙)《延绥镇志》卷1之3,《地理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290页。
- ⑩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14,《嘉靖登极诏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3册,第261页。
- ⑪ 《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第22页。
- ⑫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103,《江西巡抚附镇守巡视侍郎卿都御史年表》,《续修四库全书》第523册,第652页。
- ⑬ 《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三函,第77页;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第352页;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85页。
- ⑭ 谈迁《国榷》卷52,第3232页。
- ⑮ 《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六月辛丑,第142页。
- ⑯ 《世宗实录》卷7,正德十六年十月甲辰,第281页。
- ⑰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52,《兵部左右侍郎年表》,第79页。
- ⑱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52,《吴尚书廷举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第704页。
- ⑲ 俞汝楨《荒政要览》卷2,《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第846册,第109页。
- ⑳ 《世宗实录》卷34,嘉靖二年十二月甲辰,第865页;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83,《南畿赈济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69页。

粥州县 宜于应天、太平、镇江分布一十二县 江北择急要者 宜布三十州县 总计四十二州县”^① 故《荒政要览》当误。

此外,《实录》还可订正他书爵号、机构、年号等误。囿于篇幅 不再赘举。

综上所述,《世宗实录》因其取材的可靠性与原始性 兼修纂者的认真、负责 因此 对于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有着十分明显的功效 故而 在考证其他文献时 我们亦应当充分重视《世宗实录》的这一史料价值。

四、后世大量官私史籍之史源

《世宗实录》主要取材于诏令、奏议、案牍、公文、邸报等原始档案 故其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均极高 兼明代无国史 而明朝档案至万历中期已呈“散轶浩瀚 未经裒聚隐括 茫无统纪”^②之状 故经过集中而系统化整理的、嘉靖时的史料新编——《世宗实录》,自然就成了后世官私著述撰写该段历史的首要采择对象。兹结合具体实例对其他史书参择《世宗实录》的情况略作阐述。

首先 后世采择《世宗实录》的史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方著作 如《礼部志稿》《钦定续文献通考》《明史》等;二是私家著述 后世采择《世宗实录》的私人史籍十分繁多 如《弇山堂别集》《明政统宗》《两朝宪章录》《典故纪闻》《国朝典汇》《名山藏》《五边典则》《明经世文编》《国榷》《春明梦余录》《行水金鉴》等 而由此亦可窥明后期以来《世宗实录》广泛流传民间及“家期马班 人各操觚”、集体修史之一斑。

其次 后世史籍采择《世宗实录》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全文照录。如《弇山堂别集》:“原任四川巡抚胡世宁奏 分守建昌太监赵钦贪暴不法 恶党依凭煽虐 请逮治之。兵部尚书彭泽覆如世宁奏 因请罢镇守诸内臣”^③ 即全文抄自《世宗实录》^④。又,《行水金鉴》卷二二“工部尚书赵璜”至“上从之”29字、《五边典则》卷八“上曰”至“俱如议”48字^⑤ 亦分别与《世宗实录》卷四三、卷三〇九文字全同^⑥ 显然亦是全文照抄《世宗实录》使然。此外,《礼部志稿》《嘉靖大政类编》《典故纪闻》《皇明辅世编》《皇明驭倭录》等亦有不少内容全文照录《世宗实录》。需要说明的是 部分史籍在全文照录《世宗实录》时会标明出处 如《行水金鉴》凡引《世宗实录》者 便均在引文末尾以注文“明世宗实录”标示其史料来源。

二是删削更改。出于篇幅考虑 抑或凡例使然 就笔者所见 后世史家在引用《世宗实录》时对其进行删削更改者似乎更多。如《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五年正月辛酉朔 命成国公朱希忠代拜天于玄极宝殿 上不御朝 文武群臣诣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 仍上表称贺”^⑦ 即被《两朝宪章录》删改为“嘉靖三十五年丙午春正月辛酉朔 上不御殿。”^⑧ 又,《世宗实录》:“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卒。侨 浙江鄞县人 正德辛未进士。授监察御史。升保定知府。累迁光禄大理卿、刑部侍郎。以雷火灾自陈致仕。寻起原官。擢南京刑部尚书。改刑部。寻改左都御史 掌院。九年 加今官。侨历官四十余年 以清正著闻 有大节 居常退逊 若不胜 临事屹不可夺。至是 卒于官。赐祭葬如例 赠少保 谥简肃”^⑨ 则被《国榷》删改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屠侨卒。侨 鄞县人 正德辛

①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24,《奏急简要以活饥民事》,《四库全书》第443册,第478页;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卷16《急简要以活饥民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62册,第744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第4899页。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7,《中官考八》,第1852页。

④ 《世宗实录》卷10,嘉靖元年正月壬戌,第373页。

⑤ 郑元庆《行水金鉴》卷2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0册,第365页;徐日欵《五边典则》卷8,《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6册,第67页。

⑥ 《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庚午,第1116页;卷309,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己卯,第5818页。

⑦ 《世宗实录》卷431,嘉靖三十五年正月辛酉,第7439页。

⑧ 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卷15,第725页。

⑨ 《世宗实录》卷418,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戊申,第7252页。

未进士。授御史,守保定。累迁刑部侍郎。自免。寻起官。历官四十余年,以清正闻。居常退逊,若不胜。临事,迄不可夺。赠少保,谥简肃。”^①此外,《明政统宗》《典故纪闻》《名山藏》等史籍在采用《世宗实录》时亦多所删改。不过,删削更改是利弊并存的做法,其优点是可节省文字,且有时亦不影响原意,如上文将“都察院左都御史”删改为“左都御史”“浙江鄞县人”删改为“鄞县人”等。其缺点在于会使不少信息散失,如上文将屠侨“累迁光禄大理卿”“雷火灾”及“九年,加今官”等删削,显然会使读者对屠侨的了解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不少删削还会导致原意改变,如《国朝典汇》所载“南京大理寺卿宋钦”“孙鹤年”^②,便均是由《世宗实录》“故南京大理寺卿宋钦”“长孙鹤年”^③删削而成,很明显意思发生了变化。

综而言之,后世以《世宗实录》为史源者既有官方著作,亦有私家史籍。相对来说,私家史籍似乎更多,这与明后期《世宗实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人们撰写当代史的热情空前高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④。其采择方式主要有全文照录和删削更改两种。全文照录的手法虽相对简单,但却可为读者保存更为完整的史料。而删削更改若运用得当,不仅会大大节约文字,而且可使文意宛然,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但就实际而言,不少删改均导致了史料失真,即便被梁启超誉为前四史之外“最为精善”^⑤的《明史》,亦不例外^⑥。

① 谈迁《国榷》卷 61,第 3844 页。

②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 83,《恩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5 册,第 503 页。

③ 《世宗实录》卷 203,嘉靖十六年八月丁未,第 4247 页。

④ 关于晚明史家撰写当代史的盛况,可参钱茂伟《论晚明当代史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0 页。

⑥ 《明史》主要内容即删削自《明实录》,包括《世宗实录》。其删削致误的情况,在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 2006 年版)、庞乃明《〈明史·地理志〉疑误考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南炳文《明清考史录》(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等著作中均有颇为详细的论证,可参看。

A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in *MINGSHIZONG SHILU*

Wang Zhiyue

[Abstract] Among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only the *MINGSHIZONG SHILU* was acclaimed as a detailed and brief book by later historians.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i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it records more systematical and richer information; secondly, it keeps much valuable historical data, related to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ritual information; thirdly, it corrects some errors in other books, namely corrupt derivation, errors of time, places, names, officials, etc. And finally, *MINGSHIZONG SHILU* provides historical data for later official and private historical books.

[Key words] *MINGSHIZONG SHILU* record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责任编辑 汪高鑫)